

黄宗英在瑞安的日子

■柴良干 孙德胜

黄宗英老师猝然离世,令人唏嘘悲痛。在此回忆她在瑞安的美好时光,记录她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示深切怀念。

(一)

1963年,38岁的黄宗英第一次来到瑞安,她的目标是采访农民水利工程师戴新洋。县委书记孙宝经接待她,安排住在当时的小沙巷机关招待所。这里环境清幽,房间舒适。黄宗英放下行李,当听说新洋伯住在塘下鲍田,立马关上房门,赶赴二十多里外老人的家里,并央求吃住在戴家。当时正是困难时期,老人家煮点米饭给她,自己一家吃番薯丝。黄宗英一把夺下他的饭碗,怎么这番薯丝不给我吃呀?几口吞下两碗后说,又软又甜太好吃了。

第二天黄宗英肚子疼,大便溏,发屁厉害。她问新洋伯是怎么回事,老人告诉她,这东西刚吃肠胃不适应,过几天就会好起来。事后,黄宗英又向老人要了些番薯丝带回上海。她老是在邻里间称赞瑞安的番薯香甜可口又吃饱。人家说,什么东西都是你家乡的好。

(二)

那时,黄宗英不知道家族里还有个堂内侄黄秉桂。直到她采访戴新洋,黄秉桂跟随她身边,还为戴新洋画了一幅肖像,后来连同她的报告文学《新洋伯》一起发表在1964年春节后的《解放日报》上。赵丹见报后,称赞黄秉桂画得好,是个好苗子,要培养他。当时,黄秉桂待业在家,父亲挑水为生。黄宗英知道后,没有顾及自家孩子多、生活艰难的现状,每月仍挤出



1996年黄宗英参加瑞中北京校友会举行的纪念瑞中100周年大会(管陶摄)

15元按时寄来瑞安贴补黄秉桂,并鼓励他努力钻研画作。

(三)

1988年黄宗英第三次来瑞安,她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又多了一份好奇。那天她逛街经过公园路太平小巷,发现一间做旗袍的店铺,真有一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味道,便拐进去看看个究竟。里面有位姑娘是店主。黄宗英平时喜欢穿旗袍,又听说瑞安旗袍做得很有特色,就进去打听。她问小姑娘几岁?叫什么名字?得知她名叫曹培华,年仅21岁。黄宗英惊奇不已。又问,瑞安旗袍特色是什么?曹培华告诉她,要领和关键在于旗袍的下摆和领子。黄宗英追根究底,将问题领会吃透后,便让曹培华量身量体给自己做一件。几天后,黄宗英穿上



1975年黄宗英回瑞安祭祖,在玉海楼留影。(曹秉桂摄)

曹培华亲自剪裁缝制的新旗袍,高兴得手舞足蹈。下摆不紧不松,能微微起飘,领子不上不落,使胸腹饱满不吊襟。

黄宗英折叠好带回上海,四处宣扬家乡的旗袍做得好,还介绍单位同

事和朋友向曹培华定做。曹培华的生意从此火爆。

(四)

黄宗英第三次来家乡,是受上海作协委托专访全国十大民营企业家之一的温邦彦。

黄宗英不喜欢住宾馆,一定要住到温邦彦家。但由于房子小没法住,温邦彦介绍她住到附近他姑妈家。一小间旧式民房,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家装,四根柱的床,皮鞋脚的木柜,阴暗又潮湿,但这对于黄宗英习以为常。不过,她对房间里桌子上摆放的鲜花反感。她对我们说,这些花都是假的,塑料做的,我不喜欢假花。她说平生最喜欢水仙花,春节的时候,全家团聚,水仙从清水中探出,一朵朵一簇簇,洁白剔透。

她从温邦彦家出来,路经东门丰湖街,踏上瑞安有名的碇桥。黄宗英见桥上的座椅上坐满老人,便过去也坐了下来,跟老人们一起交谈。她对家乡的一事一物感到特别新鲜,撑开五指,神采飞扬。碇桥有多少年了?是谁建造?为什么叫碇桥?桥上造的是什么庙纪念谁?她都一一记在心间。

70岁后,黄宗英第二次从西藏回来,身体不好,二十年来一直住在华东医院,她的床头总是挂满孩子们喜欢玩的风铃,还有小熊小狗小猫等小动物玩偶,陪伴她度过耄耋之年。

如今,黄宗英老师走了,家乡的人们再也见不到听不见她的音容笑貌。愿这位杰出的舞台艺术家、著名的作家在天堂里一路走好。

时光搁浅在记忆里

姜林娜

那年夏末一转身,离开了那榕树斑驳跃动的疏影如碎玉、星星点点绚烂着身后静默的建筑,时光已经走过了23年。初冬的风吹着有些渲染,把回忆里的故事,时光搁浅的那8年,夹着落叶和冷风呈现在眼前。

30年前大学毕业分配到莘塍镇一中时,它正从农场学校转型而来。只有三幢楼,一幢简陋的办公楼,两幢新建的乡村教学楼。当时那幢办公楼,留存了我在这里8年的所有记忆。当时它既是各个教研组办公的地方,又是拖家带口的常驻教师的家,也有我们年轻教师的宿舍。当时的吴老师30多岁,带着一个女儿,教语文又兼教音乐,多才多艺,管理学生也很有有一套。她从不打骂学生,但是学生很怕她。管理学生精疲力竭之时,我向她请教过。

住在学校宿舍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爱好相同,更没有沾染世俗功利弊的习气。他们朝气蓬勃、激情四溢。家在本地的几位男教师,也吃住在学校,为教育学生呕心沥血。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李鹏老师指导的学生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屡次获得一等奖。你会难以想象,这是乡村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成就,令人佩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娱乐活动贫乏,年轻的教师业余时间,在简陋的教室,唱歌、弹吉他、跳交谊舞,吸引得外单位的年轻人纷至沓来。多年以后,我几乎再也想不起当时跳舞时的轻拥、手掌相贴所带来的心灵悸动,也想不起那曾经年轻的容颜,只记得当时椅子扶手的冰凉,还有离开时走廊里暗淡的灯光,身后默默护送的瘦长的影子。当时的这一盛况,已分散各处的老同事偶尔碰见还时常提起,回味。而这些分散在各处的年轻人,大部分成了各大学校的校长、教育局领导,成了重点高中教师、大学教授。当时,五峰五大帅哥之一林峰,成了中国第一个书法博士,现在已是北方一所大学的书法教授。学校旁有座必经的小桥,没有署名书写者的育才桥三字是他当年的墨迹,但是知道的人已经不多。

这幢办公楼,似一座纪念深远的建筑,历经风雨而不改,无言地站在那里,用岁月与历史说尽了它该说的一切。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叙述它更多的故事。我找不到恰当的语句,因为它在我来之前便已存在,在我走之后,它也仍然存在。但从我离开的这二十多年,学校发展迅速,从一个小小的乡校,发展为占地42余亩的第一批浙江省农村示范初级中学,瑞安市办学水平AAAA级学校,温州市办学水平一级学校。这幢楼的位置已被漂亮的塑胶跑道代替,学生们在上面撒欢、奔跑,做游戏,打篮球。这座寄托着我们那批教师青春岁月的办公楼,它的存在,是人心聚集的所在;它的离开,是当时莘中人黯然神伤的暗处的离开。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感受它的气息,阅读着她留在档案室的照片与备注文字。

留在档案室里的还有我教书生涯的第一批学生的照片和名字,这批与我一同来到这座学校的孩子们,纯真可爱、笑容灿烂。我由初为人师时常犯的拔苗助长的晦涩到毕业班时慢声细语地耐心指导。我们几乎是互相见证成长。我能记得他们当初稚嫩的脸庞,也能叫出所有人名。这些让我当时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面容和名字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梦境中。我的QQ好友、微信好友,多半是这帮孩子。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结婚都会告诉我。遗憾的是,这班班里,没有一对成为一家人,当然,他们现在胜似一家人。

如今陪同我一起来学校找寻回忆的三位,就是当时的学生。一对是同桌,当时我特地搭配的学霸+学渣组合。热心助人、正义凛然的女班长帮助学习懒散、考试偷看的男学渣,的纠纷故事经常上演,最后以女班长哭鼻子告状终结。女班长现在工作在公安局刑侦科,是名警察;男学渣成了浙江省劳动模范,上市公司老总,著名企业家。另一位女同学,小巧玲珑。她那双湖水般清澈的眸子,以及长长的、忽闪忽闪的睫毛,真正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因为校园改变过大,寻不到当年的一丝痕迹。经李鹏老师指点,才找到当年的校门位置,现只留下了两根学校操场边远远的一个平时无人出入、无人问津的斑驳的石柱。我们情不自禁伸出手掌拍放在柱身上,触摸到只是冰冷、潮湿的绿苔。我转身朝着当年师生们或走着或骑着自行车来学校的小路望去,目光所及已是一幢幢的房子以及更小了的小路,路旁是修剪精致的矮冬青,魂牵梦绕的榕树已不知所踪,失去了当初夕阳、稻田、晚炊,以及江南农业特有的自然、静谧以及丰茂。那时在黄昏时张开双臂跳跃在野草柔软和田埂上的满心欢喜,已真的完全留在了记忆里。

山暗秋云, 腥鸦接翅啼榕树。故人何处

母亲的母亲

叶蓓蕾

母亲的母亲已经很老了,如果在世,今年刚好一百岁。

我时常在梦的荒原里跋涉,似乎一直在努力奔跑追寻,试图越过那无尽绵长的河流,因为母亲的母亲,她就在荒原的尽头,长河的彼岸,以如水的目光望着我,等着将我小小的身子拥入她广博的胸怀。

梦里有她年轻时的模样。那是照片里的她,端庄贤淑,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始终在她身上充分闪现。她一生共生养了九个孩子,可惜两个幼儿夭折。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丈夫为养活一家近十口人,整年奔波劳碌在外,一个女性柔弱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多子多孙,长子参军入伍,后又英年早逝,人生最哀莫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在无数个寒夜里,一个母亲饮尽了所有的思子泪。

上世纪五十年代赶上新中国建设,家里的男人,持有木工技艺,为了家里的口粮,举家北迁到京城,小舅的学名京城,因此而来。一路辗转奔波,吃的苦头可想而知,但她从未有过半点怨言。家人平安是她内心最大的希冀,在北京出生的几个阿姨,包括母亲,名字中皆含有平字,家平、和平、多平。家中儿女是她最大的骄傲,个

个都擅长读书,尤其是大姨。后又举家南迁,至此未离乡土半步。

梦里见的最多的是她六十来岁的模样。每日梳着齐整的头发,双鬓别上黑色的小发夹,简洁朴实。彼时的她仍是老当益壮,推着她塞满各种零嘴儿的板儿车,在厂门口摆摊。她心慈面善,童叟无欺,加上大姨那时在厂里当会计,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已不成问题。我们几个孙辈最爱她的移动小铺。它就像只金光闪闪的聚宝盆,我时常见到她将粗大的手伸进盆里,眯溜一声,一支甘蔗就直挺挺地立于跟前。未等我们反应过来,她已手脚麻利地操起刨子,嗖嗖几下,甘蔗外皮已被削净,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汁液,馋得我们双目放光。节俭的她对晚辈极为大方,因为有你,我们的童年生活,总是飘着蜜糖的甜香。乃至后来遭遇家庭的变故,再酸再难再苦的日子都能被那记忆中的一抹甜香治愈。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考上师范那年,她送我的两件礼物,一件是石英手表,小巧别致,另一件是蓝色牛仔背带裙,当时最时尚款。她说女孩子到城里读书,要有件像样的衣服,那是她用积攒的钱换来的。每当我穿着它在校园里游走,裙摆轻曳时,我的内心就萌

发出一种奇妙的感觉,我知道她为我开启了一扇美的门,让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对精致有了懵懂而又朦胧的认知。

岁月是一把不着痕迹的刻刀,不知不觉地凿刻出了她的皱纹,弯曲了她曾经挺挺的肩背,破坏了她身上的各种零件。唯有感恩岁月并未镂空她的记忆。她的暮年,正是我离家读书的时期,无数个黄昏时的启程,在三轮客车突突的烟尘里,背后永远有她拄着拐杖,银发凌乱,眼里闪光的身影。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渐渐地发现她真的老了,曾经灵活的双手像枯瘦的老藤,遍布黑斑,她厚实的肩膀不再,一双腿仿佛生了锈一般,并时时会隐隐作痛,强忍不住时便会唤我拿来木梳,用木梳背为她刮擦以减轻痛楚。那一根根青色的筋络,活像一只小蚯蚓,爬满了她的两只小腿。无论我怎么挪动,它总是死死地赖着,惹出了我一串串的眼泪。如同现在,强烈的思念袭来,在模糊的视线里,我遥想她慈爱的面容,那一段祖孙相伴的时光。

母亲的母亲,一生乐善好施,从未与邻里红过脸。她是远近闻名的接

骨医生,身怀祖传医技,正骨技术,所以乡里都称她为医生婆。儿时我对她的私人暗房总是心揣好奇,因为幽深的帘门内常会飘出丝丝的草药味。说来也奇,慕名而来的访客,磨磨蹭蹭粗喘的,经她一拉一拽,再敷个药饼,最终是带笑离开,但她从未借此谋利。她常说,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要懂得互相帮助和照顾。目不识丁的她,自有她的一套为人处世之道,为乡亲办事,为陌生人排忧解难,是她最乐呵的事。可惜的是,几位晚辈皆是胆小怯懦,未能继承半点衣钵,成了一件憾事。

母亲的母亲,可以书写成一本厚重的人物传记,这本大书给予我丰富的情感,性格里的坚强隐忍,与人为善的胸襟,为后辈们上了一堂有厚度的生命课程。

母亲的母亲,一个跨时代的伟大女性,慈爱,善良,坚韧,睿智,博大。她不足一米六的身躯,却是一座蕴藏着无限财富的宝库。

十八岁的我问母亲,母亲的母亲叫什么?母亲笑笑。我终于知道,母亲的母亲,原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余子莲。

一起来当小创客

瑞安市小创客雏鹰评选

获奖名单将刊登至瑞安日报(每月一期)

作品要求

1. 个人创意类作品,材料不限。
2. 至少能提供四张搭建的过程图。
3. 附上文字说明(作者姓名、年龄、联系方式以及作品的创意来源)。

每期评选名额

10个幼儿小创客(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

5个小学小创客(小学1年级至6年级均可)

作品评委

瑞安市创客协会专家,瑞安日报教育专家

投放渠道

作品发送至官方邮箱: ramaker@sina.cn

幼儿园合作热线: 0577-65818102

小记者口头作文班

从小培养语文逻辑思维

招生对象: 一年级学生

课程费用: 原价1880元/人 三人团购价1300元/人

课程安排: "13+1" 新学期秋季班, 共14课时, 1.5小时/课时。

其中, 室内课13课时, 试听1课时。

咨询热线: 18858805887(白老师) 15967740972(蔡老师)

上课地址: 瑞报小记者中心学士营马鞍山校区(安阳路102号-106号)